

青观察

我被ChatGPT猜中了

■秦兰珺

“当我们口口声声、貌似自信地研究着AIGC与人类的文学、艺术、学术间的距离时，我们首先要直面的，其实是今天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的发展困境。如果只是学习和应用既有西方理论，无法根据本土经验进行新的创造；如果只是玩一些花里胡哨的权力分析，却最终提不出什么建构性的可能，那么我所做的工作，不过就是让AI都能提出的抽象框架，通过我看似有主体性的劳动，获得具身展开和具体落地。我会觉得，作为一个人类学者，这样真的有些羞耻。”

AI能构成一种批评方法吗？

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想法，源于我最近的一次亲身经历。在一个跨学科方法的对话上，我分享了自己关于城市数字地图的批判性研究《城市数字地图：POI数据体制与流动空间生产》，这个研究在边缘/中心的框架下，讨论数据体制如何在城市更新的历史进程中，参与空间权力的生产。现场有个对谈人，知道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法国思想家德勒兹，竟用最新版的ChatGPT生成了以下文字：

城市数字地图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正负影响有哪些，从德勒兹的视角

从德勒兹的视角来看，城市数字地图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正负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正面影响：

- 1.解构和重组空间：城市数字地图使得传统地理空间的界限和框架得以解构，为个体提供了更多元的空间认知和组织方式。这有助于挑战现有的空间体系和权力结构，为生命力的流动创造更多可能性。
- 2.连接与流动性：数字地图提供了一种根茎式的空间组织，强调连接、多样性和流动性。个体可以通过数字地图在城市中自由地导航，发现新的地点和体验，从而突破既定的空间路径和限制。
- 3.差异与创新：城市数字地图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资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和体验城市空间中的差异。这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造力，以及对城市空间的重新想象和重塑。

负面影响：

- 1.编码与监控：城市数字地图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工具，通过对空间信息的编码和整合，对个体的行动进行监控和管理。这有可能限制个体的自由和生命力，使他们陷入更为严密的控制和约束中。
- 2.同质化与消费主义：城市数字地图有时可能导致城市空间的内卷化和消费主义倾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过于依赖数字地图上的商业设施

青视野



■丛子钰

阅读焦虑也许是物质丰富的代价，书籍匮乏的时代，人们对阅读的渴望不是格外强烈吗？以前，人们互相借书阅读，甚至有人在书店里偷书。但今天有了各式各样的电子阅读器，蹲坐在地上读书的场景却并不多见了。对读书和文学的提倡，似乎变成了人文情怀对技术时代的一种抵抗。在这个时代，占据人们大量时间的是网络和短视频，人们需要的是超快速的阅读和娱乐。在抖音上，60秒之内就可以介绍完一本书的内容。罗兰·巴特曾经批评书籍内封上的内容简介，而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它已经老掉了，网络时代需要的似乎不是读者，而是观众。

吊诡的是，人们越是渴望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就越是难以满足。速度是一种瘾，它从未提供人们本来希望在其中得到快乐。拿读书来说，读书所占用的时间和所收获的充实是等价的。相当于我买来一块肉，用火和盐把它加工成一道可口的晚餐，它们的营养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而加速过的知识像是什么呢？像是之前流行的所谓“科技与狠活”，充满了工业佐料的味道。每本书的内容都要被强行塞进一分钟以内，变成一盒一盒的罐头。营养大打折扣不说，还很容易掺假。

当然，读书是可以加速的，但靠自己大量阅读而提高，和给自己的大脑打知识玻尿酸的方式不同，后者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些实用知识可以速成，并不意味着所有知识都可以速成，尤其是在人文领域，与其说它们是知识，不如说是素养，素养拒绝性价比。速成的知识核心是交易，它在意的不是知识的分享，而是被抹消了个性的购买者的数量。



所以，意图通过技术的便利，来彻底代替阅读的过程，对读者来说最后只能上当受骗。

提高阅读速度不是坏事，把知识缩进短视频本身也不是坏事。就像快餐的出现解决了城市居民繁忙工作间隙的进食问题，快餐式阅读也让人们在无所事事的时间里至少还能通过阅读获得一点快乐，而短视频则通过让阅读可视的方法令快乐加倍。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区分快餐和正餐，如果在不需要吃快餐的时候依然图省事，长此以往就会营养不良，而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但另一方面，比起过于快速的当代阅读，更可怕的是其背后过于快速的当代表生活。劝导今天的年轻人放弃速读，重拾细读，常常显得有些“爹味”十足。从实际来看，买书、存书都需要不小的成本，直接成本已经摆在这里，更不用提读书所需要的时间这一间接成本。一个中学生，早上6点多起床，晚上6点多吃晚饭，大概到9点钟写完作业，差不多就要准备睡觉了，此时此刻有几个孩子还会拿起书来阅读呢？而对于新一代人来说，需要用知识的时候，有发达的互联网，有正在发

展的人工智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读书呢？

比起当代生活的“快”，传统阅读的“慢”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过书籍中很多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只有坚持“慢”才能获得。学习知识可以越来越快，但是体会情感却要越来越慢。如果囫圇吞枣地读，我们读沈从文的《边城》只能读出“这个男人叫催送，这个女人叫翠翠”，但是《边城》真正的魅力是无法被“编程”的，好书不仅要慢慢读，而且值得反复读。所有能够速读的作品基本都是速朽的，而所有美妙的书籍都值得并且只值得慢慢地读。从某种程度上说，慢阅读也是为了与自己相遇，与自己对话，让每个人都能看清自己，感受到自己。

读书的目的，除了娱乐，当然就是获得教育，迅速获得知识方面的典型自然是人工智能。在ChatGPT依然热门的時刻，我们总要去之降降温。之前扎克伯格试图用元宇宙来提供人工智能的教育服务，但遭到了各种质疑，其中之一是：如果算法提供给每个人他们适合学习的知识，那人们怎么才能学到自己本来不想学，但是应该学习的知识？教育的目的是

主义、流量这些东西，我感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其实看文章的时候，这个结论不太新鲜，重要的是分析城市数字地图的形式。”由于这个研究后来得到了不少正面反馈，我几乎忘记了他的批评。在ChatGPT的冲击下，我又翻出这份聊天记录，感到能拥有并找回这个珍贵的批评，真的十分幸运。是的，重要的是分析从事物中内在涌现的形式，而非用老形式去外在“裁剪”它。这是“庖丁解牛”的古训（按照它本来的生成机理去分解它，而非在骨头上砍），也是现象学的方法，我究竟是因为什么忘记了它们？

之所以从我自身的经验切入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困境或许也是很多内容生产者的困境。所以在这里，我想提出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当然，这不是说让AI直接参与评论、生成批评，而是在人类生成的内容和AI生成的内容的互鉴中，窥见自身的问题。当我们说AI套路化时，我们的思路、语言和行为是不是也同样陷入了套路的困境？当我们说AI缺乏常识时，我们的观点是不是也同样显示着对日常生活的“无知”？当我们批评AI生产的内容没有“具身经验”做基础时，我们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很多时候也脱离了身体和大地的支撑？当我们说AI没有情感和生命冲动时，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早已沦为某种“正确”内容的“人肉”输出工具？

当机器变得愈发像人，人也变得愈发像机器。那么，就让我们在这个人机共生的时代，在人与机器的相互映照下，看看我们人自己，究竟缺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是否可能找回什么？人的灵魂、情感、常识、具身经验等等，我们经常在AI的强势发展面前，“抬”出它们来当“盾牌”，宛如挥舞一面人性的大旗，实际上是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防御机制。而在你我当下的真实处境中，它们是否还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好使？

曾经，当东西文明相遇时，我们提出文明互鉴。那么，当人与AI相遇时，为什么我们不能把AI当作一个参照系统，一种批评方法，去反观人自身的问题？或许，在AI这个与人类有着各种暧昧关系的“它者”面前，我们会更加清楚，真正的意义应该是什么，人的表达最珍贵的部分究竟在哪里，人最终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而此刻在当下的我们，离这个位置又有多远要走？

或许，我最终想说，当我们口口声声、貌似自信地研究着AIGC与人类的文学、艺术、学术间的距离时，我们首先要直面的，其实是今天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的发展困境。对于我所从事的文化批判领域，至少我更加明确了的是，如果只是学习和应用既有西方理论，无法根据本土经验进行新的创造；如果只是玩一些花里胡哨的权力分析，却最终提不出什么建构性的可能，那么我所做的工作，不过就是让AI都能提出的抽象框架，通过我看似有主体性的劳动，获得具身展开和具体落地。我会觉得，作为一个人类学者，这样真的有些羞耻。但十分反讽的是，我真正能认识这一点，并非是因为曾经导师的批评或现在同行的建议，而是源自以AI作为方法的“后人”批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青年说



康太一

一个女性的「存在」——从《瞬息全宇宙》谈起

今年三月，随着华裔女演员杨紫琼摘得第95届奥斯卡影后桂冠，这部送她上青云、同时斩获7项大奖的电影《瞬息全宇宙》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比在北美上映的票房与口碑双赢，这部小成本制作的影片在国内却迎来了非常多样的评价，豆瓣评分也从最初的8.9分一路下滑至7.6分。一人所喜，一人所恶，并不稀奇；但如此迥异的讨论倒让这部电影变成了一块有趣的试金石，映照出每个人心中不同的价值体系与审美倾向。

好片还是烂片

好片还是烂片，这不是一道必答题，但在这个“三秒定生死”的超快时代，这常常是人们给予一部影视作品最多的回应。身边人对《瞬息全宇宙》的差评大多是“聒噪”“混乱”“不知所云”，身体最诚实的反馈就是“看不下去”（平均在7至20分钟左右时放弃观影）。而相较于那些热衷在其间挖“梗”再阐释的朋友，我的态度则显得比较中性一些。除了中间有几番的剧情反复啰嗦冗长，整体倒不至于烦躁难耐，会有会心一笑，有泪点动容，看完还能有些回味思考，已属难得。

作为一部非常典型的后现代风格电影，非理性、非线性的叙事，破碎的拟像、戏仿与讽喻，不确定的价值取向，多元、主观、流派混杂才是它的常规操作，就连被网友吐槽恶俗浮夸、眼花缭乱的美学创意，都应该算是对苏珊·桑塔格《坎普札记》的一次认真致敬。至于影片扑面而来、层层叠叠的视听压迫，除了应合片名外，倒更像是对被网络时代过载信息所裹挟的我们的一次真实的镜像投影，如果你感到审美疲劳或生理不适，那说明现实与超现实联动了。所以，若你期待在《瞬息全宇宙》中看到古典主义华丽讲究的视听盛宴和因果明确的宏大叙事，怕是必然要失望的；若你试图在其间寻觅现代主义对人物内心的深度剖析和对艺术理想的终极追求，很可能也无法满意。但若你愿意对电影的表达形式放下一些预设与偏见，或许有机会在这部电影中对一个女性的“存在”有所共鸣。

女儿，妻子，母亲

传言《瞬息全宇宙》原本是导演关家永和丹尼尔·施纳特为偶像成龙创作的故事，因对档期缘故未能合作，遂改成杨紫琼独挑大梁的剧情。事实如何，不得而知，但作为观众，倒是很庆幸这份阴差阳错在银幕上成就了一个现实生活里真正的大女主形象。相比于一些国产影视剧里愚弄女性观众智识、时时光鲜亮丽的“玛丽苏”，又或是打着女性主义旗号却喊着“嫡庶有别”“永不为妾”的“娇妻们”，《瞬息全宇宙》的女主伊芙琳可能才是直面琐碎日常、勇敢做出自我选择的独立女性。

影片从伊芙琳平凡、普通却几近崩溃的一日说起。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华裔中年女性，她勉力经营着一间家庭作坊式的洗衣店，软弱的丈夫助力不多却有意与她离婚，叛逆的女儿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回家想获得认可。她不知如何向年迈体衰的父亲开口交代，成堆的报税单和苛刻的税务官令她精神时刻紧绷……而这糟糕的一日却成为她进入多元宇宙的起点。值得说明的是，多元宇宙又或平行时空都不是这部电影着力阐释的重点，更像是借来展开伊芙琳现实境遇与人生可能的新奇手段，概念看似时髦，却无可深究。而伊芙琳的三重女性身份——女儿、妻子与母亲，才是串联整个故事的情感动机，亦是电影为我们展开的女性处境的三个面向。

如上野千鹤子所言，“女性是一种处境”，这种非天然的限定往往与她们的社会身份息息相关、紧密缠绕，并逐渐形成或明或暗的种种要求。传统华人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常常藏着一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潜台词，而这也成为一代代人心头的巨石与魔咒，伊芙琳亦未能幸免。作为女儿，伊芙琳年轻时虽曾违逆父亲、私奔出走，但在人到中年再次相见时依旧忐忑不安，想要证明自己。父亲的苛责与自己目前的现状拉扯着局促又迷茫的她，成为她进入多元宇宙的第一重推力。穿梭于不同宇宙，她才开始体验到其他的身份可能：厨师、女佣、杀手、京剧名角抑或功夫明星，这是其他选择的因果。有评论说，电影对于伊芙琳在其他宇宙中的身份想象太局限，但这确实也恰是对华裔女性现实处境的投射——好莱坞视野中的刻板印象与有限的人生机遇，或许正因如此，当伊芙琳的扮演者杨紫琼走上奥斯卡的领奖台时，才会那么鼓舞人心又令人潸然。

作为妻子，伊芙琳的婚姻看似开始于不顾一切的青春爱情，却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几近崩塌。丈夫韦蒙德的软弱无能逼迫她不得不疲于奔命、无暇浪漫，却还要接收突如其来、宛如抗议的离婚诉讼，夫妻关系的断点成为她进入多元宇宙的第二重推力。有人甚至认为，没能经营好婚姻是伊芙琳“失败人生”的头号罪，可果真如此吗？在阿尔法宇宙里，没有权贵公子、职场精英、武林豪侠等影视剧惯用的男性身份加持，丈夫神似成龙的面庞都少了几分“男子气概”；面对麻烦时他对伊芙琳的言语劝慰，看起来温柔体贴，却对实际问题帮助甚微。失败的情感关系背后其实是两个人对家庭生活程度悬殊的承担与贡献，以及对此问题长久以来的价值轻视。当一家生计、孩子教育、奉养老人和日常琐事大多抛给婚姻中的女性时，她还被要求在窘困中保持温良贤淑，这可能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当影片进行到四分之三时，韦蒙德用一句“Be kind”（要善良）就唤回了伊芙琳，看似温暖煽情，却在逻辑上缺乏说服力。如果“Be kind”真的有用，那也是伊芙琳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自主选择，从善待自己开始。

将伊芙琳推入多元宇宙的最后三重力量是她与乔伊紧张的母女关系，也是整部影片最重要的一条情感线索。一方面，母女关系与前文提及的父女关系是呼应了映射，作为中间联结的伊芙琳在最终与女儿的和解中达成了双重救赎。类似的华人亲子关系在华裔导演石之予的动画短片《包宝宝》（2018）和最新的《青春变形记》（2023）中都有体现，一边是强势、包办、溺爱又严厉的虎妈，另一边是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叛逆、抗争、最后走向和解的子女。当然，需要注意这其中存在刻板印象的再造与强化，尽管其确具普遍性，但却不是必然。另一方面，影片对于人生意义与存在的核心探讨也是在伊芙琳与乔伊的情感拉扯中逐渐浮现并深化的。从母婴生育到世界本源，从贝果到黑洞，荒诞不经的意象联想背后是由女性发起的生命思考。

萨特说，生命本无意义，存在即虚无，那我们该何去何从？伊芙琳拉住冲向虚无的女儿，听了尼采的话——“成为你自己”（Be yourself）——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去创造独特的生命体验，建构并赋予它意义。于是她抛却了父权的规训，承认了女儿的喜好，也接受了自己的平凡。站在停车场边，搂着女儿的她说道：“你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一如在荒漠里并肩而立的那两颗石头，渺小却勇敢。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